

中篇小说卷

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1978—1995

大众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以来的河南文学，以中短篇小说而辉煌。
●发轫于80年代的老作家，突起于80年代的中青年作家以及崭露头角于80年代的新锐一族，都在中篇小说上显示出才华和实力。
●选入本卷的中篇小说多数为获奖作品。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这些作品的主旋律，而浓厚浓厚的乡土气息则是其突出的特色。

河南文苑英华



《河南文苑英华》 系列丛书

顾	问	宋照肃	张文彬	林炎志
		张世英	韩劲草	于黑丁
		葛纪谦	马心浩	何南丁
		刘海程		
主	编	刘清惠	丁发杰	
副	主 编	王岭群	王鸿玉	张 海
		田中禾		

《河南文苑英华· 中篇小说卷》

主	编	张一弓	
执行主	编	田中禾	
副	主 编	王秀芳	刘学林

《河南文苑英华》

总 序

刘清惠

1978年是永远值得怀念的不寻常的年月。这年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我们共和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入新时期的标志。此后,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中华大地第二次青春焕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令国人振奋,让世界惊心。与此同时,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党领导我们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破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调整文艺政策,创造民主、和谐、奋进的文化氛围,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亦如经济建设一样生机勃勃,呈现万紫千红的新局面。

河南地处中原,有着悠久、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生活在大河两岸的人民,继承着先民的传统和智慧,有着西决昆仑、东赴大海的黄河一样的胸襟,有着看似平稳淡漠,但却内藏汹涌波涛的黄河一样的品格,当然也背负着历史的重负和辛苦。具有这样秉赋的人民,一旦在党的领导下,认识了真理,解放了思想,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专注于建设新生活的伟大斗争,其思想性格的光华便多侧面地展现出来,并时时地向我们的文艺家们招手。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撞击,无疑给河南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生长工作在这块土地上的文艺家们,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和人民的重托,他们乘着思想文化战线的春风,迎着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召唤,敬业守志,满怀激情地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知识分子中去。去学习,去观察,去感受,去体验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和新的精神风貌。通过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为人民奉献出大批文学艺术作品,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1978年到1995年的18年间,河南省各个艺术门类,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书法、摄影、影视、曲艺、杂技、舞蹈、民间文艺,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都有众多的佳作问世。一些艺术门类,其整体水平已居全国前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原群体风格,无论作品或作者,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这18年是河南文艺界取得重大成果、走向新的辉煌的重要时期。但不无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作品发表、展演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阵地上,至今这些“珠玑”仍然散落满地,世人难窥全貌。现在是该整理编织这条“珠练”的时候了。

回眸历史,不是因为恋旧情结,不是为了自我陶醉,恰是着眼于未来。以理性的目光审视已往,我们深知,在中州大地上,自古以来便英雄辈出。仅就那些彪炳史册的文学艺术巨人和他们的不朽之作而言,至今仍然使我们为之折腰。承先贤之厚泽,这里是应该再现文艺大师的地方。但时至今日,能符此殊荣者,恐怕不多,那种反映时代精神,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的力作也太少。我们怎敢懈怠?江泽民同志号召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无疑是对文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代呼唤文艺精品,人民期待文艺精品。我们整理编织这条“珠练”,也正在于借助回眸历史,总结 18 年来的得失长短,重温使命,增强信心,鼓舞士气,寻找新的生长点,为造就跨世纪的文艺人才、再创河南文艺的新辉煌尽一份绵薄之力。

鉴于此,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决定编辑出版多卷本的《河南文苑英华》。这套丛书将按艺术门类分卷,收录 1978 至 1995 年间我省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经过时间检验、读者鉴赏,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它既是对已往成就的集中展示和检阅,也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而采取的进一步推动文化繁荣的一项措施,是河南文艺整体走向全国、促进对外交流的重要步骤。它的出版也将为后人研究这段时间的文学艺术提供一部较为完整、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资料。

编辑出版这套大型丛书,我们深感人力财力准备之不足。甚至当我们年初大言心许天下之时,仍然身无半文。但对此举意义的共识,唤起了同志们的空前热情。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大家奔走呼号,终于将工作全面展开。在该书就要陆续分卷出版奉呈读者面前的时候,我们对给予关怀和支持的各方面的同志及同道,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这套丛书多达数百万言,置之案头,足以盈尺,但终究篇幅有限,许多作品仍然不得不忍痛割爱,这又是要吁请文艺家们多给以谅解的。

由于时间的紧迫及经验的不足,该书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敬希得到专家及各界朋友的郢斫。

1995 年 11 月 12 日

前言

新时期以来的河南文学，以中短篇小说而辉煌。它造就了河南作家的几个梯队。发轫于 50 年代的老作家，突起于 80 年代的中青年作家，崭露头角于 90 年代的新锐一族，都在中篇创作上显示出才华和实力。选入本集的中篇作品，基本展示了当代河南文学的阵容。展读全书，大致能够综览新时期河南文学的发展。这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轨迹，从中可以看出河南文学创作从内涵到形式，从观念到艺术，从叙述方法到语言风格的巨大变化。对于河南的文学史，它毫无疑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选入本集的，都是生活和工作于本省的作家，在 1978——1995 年之间发表的作品，以获奖作品（包括国家、省级和有影响的刊物奖）为主，个别篇目由获奖作者自定。为推擢新秀，选入了少数虽未获奖但颇具影响的新作。为较全面地展现创作阵容，在有限的篇幅内，必然使一些佳作难免割爱于无法尽收。即便如此，在征集到稿件后，由于经费原因不得不将两卷压缩为一卷，只有待日后补出。排目以发表时间为序。

新时期以来的河南中篇创作，与全国文学的发展大体一致，它的嬗变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80 年代前期，以历史和社会的反思为主流，富有胆魄的开拓，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力量；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初，对人生的关注，个体生命的关怀，使河南中篇的叙事艺术更加多样，爆发力转化为宁静的追求；90 年代中期以来，河南文学出现了城市化，文化化的趋向，乡土成为文化的标本，生活成为艺术的发现。现实主义精神依然是河南中篇创作的主旋律，但乡土的、农村的、生活的、现实的，已不再是河南文学的标准形象。

十几年的文学历程，我省作家近几年的潜意求索，作者队伍知识素质的显著提高，标志着河南文学已经初步完成了观念的转变，中篇创作的繁荣景象，展示了河南文学前进的足迹。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文学新纪元，正在多元纷披中向我们走来。

河南省作家协会

1996 年 4 月

目 录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一弓 (1)
尾巴	南 丁 (23)
执火者	齐岸青 (57)
老树	原 非 (75)
明天的太阳	田中禾 (113)
无边无际的早晨	李佩甫 (135)
没有孤独	张 宇 (163)
香与香	乔典运 (188)
蔷薇花瓣儿	张 斌 (200)
孤坟	郑兢业 (221)
孤独的马克辛	杨东明 (235)
石胡笳	郑彦英 (256)
幽玄之门	墨 白 (275)
缝隙	李 洱 (293)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一弓

一 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为什么总要下雨呢？那无声的、细细密密的雨丝，如同编织着银色的网，和纷乱的思绪纠结一起，笼罩在地委书记田振山的心头。

田振山正坐在吉普车上，去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参加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平反大会。

这位支部书记离开人世已经十九年了。十九年来，历史给人们带来多少意外的纷扰，开了多少严峻的玩笑啊！但是，田振山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人——李铜钟，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复员残废军人、李家寨大队的“瘸腿支书”李铜钟。就是这样一个李铜钟，临死却变成“勾结靠山店粮站主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李铜钟了。

而现在，历史又作出新的判决：李铜钟无罪。尽管县委、地委对于李铜钟的平反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作出平反决定以后还有一些同

志对此忧心忡忡，新上任的地委书记还是决定亲自参加这次平反大会。为了让活着的人们更加聪明起来，为了把人间的事情料理得更好一些，他要到那个阔别十九年的小山寨里去，到那个被野草覆盖的坟头上去，为一个戴着镣铐的鬼魂去掉镣铐了。

吉普车在山区公路上颠簸着、急驶着。田振山打开车窗，让清凉的山风把无声的细雨吹洒在他刻满皱纹的脸庞上，他合上眼睛，想起了那个发生在十九年前的奇异的故事。……

二 春 荒

党支部书记李铜钟变成抢劫犯李铜钟，是在公元一九六〇年春天。

这个该诅咒的春天，是跟罕见的饥荒一起，来到李家寨的。

自从立春那天把最后一瓦盆玉米面糊搅到那口装了五担水的大锅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经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晌午，“三堂总管”——三个小队食堂的总保管老杠叔蹲在米光面净的库房脊儿里，偷偷哭

起来：“老天爷呀！暖暖暖暖……你睁睁眼吧，……你不能叫俺再捋要饭篮，暖暖暖暖……”

哭，也是一种传染病。老杠叔的哭声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溜出来，首先传染给那些掂着饭罐来食堂打汤的老婆婆们，接着又传染给那些家里有孩子喊饥的年轻媳妇们，再住后，就变成连男人们也无法抗拒的一场瘟疫了。

“不能哭，不能哭。”沉重的假腿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响着，李铜钟从大队部跑过来，向大家讲着不能哭的道理：“哭多了，眼要疼，头要晕哩；哭多了，也要伤身体哩。我眼下再去公社问问，说不定统销粮有消息啦！”

哭声平息了。大家都无言地望着年轻的支书。这个百里挑一的强壮汉子，也明显地饿走样了。他眼皮虚肿着，好像能拍出水来，四方脸庞上塌下了两个坑儿。但他颠拐着七斤半重的假腿向村外走去的时候，却把屋里人张翠英递给他的柳木棍扔得远远的，穿着褪色军大衣的五尺四寸五的身个儿照旧挺得笔直，网着血丝的黑沉沉的大眼睛还在打闪哩。那姿态和眼神都仿佛告诉大家：这个复员兵，还能打几仗哩！

李铜钟的心里却是沉重的。当他想着要向那位“带头书记”杨文秀要饭吃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愤懑忧郁。

“带头书记”原来是一位文采出众的小学教师，后来被提拔到县委宣传部当了干事。他辛辛苦苦干了五年，渐渐感到，在县委大院里，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区、乡工作经验的人，往后能当上秘书，写一点“遵命文牍”就算到顶了，“鸡蛋壳里发面——没有大发头”啊！因此，一九五八年，他积极报名下基层工作，当了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从此，他就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并在三天之内拿出符合这种意图的典型经验上了。比如他来十里铺上任以前，听说理论界提出了一国能不能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他立即感到这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具有同等的意义。他依此类推，得出结论说，一个公社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也是

完全可能的。这个公社当然就是十里铺公社。因此，他上任第二天，就向大家宣布：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此后，他每天都要吸两包烟卷，那双好像用小刀子在脸上随便剜出来的小眼睛总是眯细着、眨动着、闪烁着诡秘的光，盘算着十里铺公社各项工作怎样跑在前头，选择县委书记田振山没有外出的时机，向县委报喜。

过分卖力的时候，动作是容易变形的。上级意图——且不说这意图是否正确，一经杨文秀加工，就会变成一幅极其夸张的漫画。大办钢铁时，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没收一切可以搜集来的铁器，门鼻、门搭勾无一幸免，统统砸碎，填到“小土群”里，吓得李铜钟的屋里人连连祷告，千万别叫炼铜，因为她的男人是“铜钟”。县委号召建立丰产方的时候，他又指示各队：丰产方一律建立在大路边，粉要搽在脸上。为了充分表现报纸上说的那种“老人赛过老黄忠，妇女赛过穆桂英”的冲天干劲，当检查团到来的时候，他让社员们化妆劳动，锣鼓助威，老汉们挂着业余剧团的长胡子下地，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穆桂英的“帅”字旗。

李铜钟用忧郁的目光望着这一切。他觉得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整天都在演戏，在给上级演戏，巴望着受到赏识和喝彩。他嘱咐李家寨的干部：“李家寨都是种地户，不是戏班子，咱不要他那花架子、木头刀。”

但是，李家寨也没能逃脱“带头书记”带来的一场灾难。去年天旱，加上前年种麦时钢铁兵团还在山上没回来，麦种得晚，一晚三分薄，秋庄稼又碰上“捏脖旱”，夏秋两季都比不上往年。而“带头书记”又带头提出了“大旱之年三不变”的豪迈口号：产量不变、对国家贡献不变、社员口粮不变。结果，两头的“不变”落空，只是经过“反瞒产”，才实现了中间那个“不变”。正是因为“不变”的缘故，在十里铺公社应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李铜钟不得不跛着腿，一趟接一趟地往公社跑着，向杨文秀汇报着使共产主义变得十分渺茫的春

荒问题了。

每去公社一次，对李铜钟的忍耐力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第一次，是李家寨社员一天还能吃到“四大两”的时候，也是杨文秀把县委、县人委颁发的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奖状挂到墙上的时候。

“李铜钟同志，”杨文秀的声音是严厉的，“你知道是哪些人叫喊粮食问题吗？”

“知道。”

“哪些人？”

“贫下中农。”

“你说啥？”杨文秀困窘地把烟卷举在空中，怔住了，但很快又在空中划一个圈儿，说：“新中农吧，是新的上中农嘛，同志，你的屁股不要再坐到富裕中农的板凳上了。”

没等李铜钟回话，“带头书记”已经迈着急进的步伐，冲出了小会议室。

第二次，是李家寨眼看就要断粮的时候，也是杨文秀亲眼看见李家寨的榆树皮已被剥光的时候。

“李家寨的口粮是有点紧张。”杨文秀避开了李铜钟的黑沉沉的眼睛。“可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啊，反两眼向上的伸手派啊，不是我不愿向县里要粮食，就怕那顶右倾帽子不好戴啊！”

“你把帽子给我。”李铜钟沉声说，“只要反右倾能反出粮食，反出吃的，这右倾帽子，我戴一万年。”

“不要意气用事嘛，同志。”杨文秀踱着步子，说，“口粮不足，不光你一个李家寨嘛。听说地委正开保人保畜会，咱县田书记去了。等他回来，听听精神再说。你们食堂菜地种得不赖，再顶一阵子嘛。”

李铜钟，你有多么坚韧的忍耐力啊。但是，历史证明，肚子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在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以后，食堂门口传来社员们的哭声。虽然三天前李铜钟就托人给县委书记田振山送去了一封“告急信”，并按照李家寨坐头把交椅的文化人、会计崔文的建议，在

信上划了三个像炸弹一样的“！”，但还没有收到回音。李铜钟只好再一次用他的假腿，“砰通、砰通”地敲打着公社门口的青石台阶了。

“铜钟，不用说了。”杨文秀推着自行车往门外走着。“田书记回来了，县委通知开会，专门研究社员生活，你回去等着吧。”

“可眼下？……”

杨文秀已经蹬上自行车，一阵风似地走了，但他回过头来喊叫：“萝卜。”

李铜钟回来了。路过好汉坡时，他觉得头晕，脚不把滑，一下子栽倒在路沟里。他一动不动地躺在积雪上，没有力量爬起来。他很想这样躺下去，永远躺下去，不再起来了。但他想起还有几百口人在等着他，想起县委在开会，说不定田书记已经收到了那封告急信。于是，他吞了几口雪，挣扎着爬了起来。当他走到寨门外时，已经挺直了腰杆，对守在寨门洞里等他归来的干部们说：“宰牛吧。”

三 “花狸虎”的悲剧

“把我宰了吧，把我煮锅里吧！”在三队饲养室里，李套老汉死死抓住“花狸虎”的缰绳，愤懑地喊叫着：“谁的主意，吃牲口？干脆把我吃了算拉倒！”

队长小宽牵着牲口说：“套叔，你掂量掂量，保人、保畜，哪轻哪重？再说，这是大队的决定，俺铜钟哥拿的主张。”

“是铜钟？”李套老汉怔住了，他没想到这是他那个残废儿子的主见。论家法，他是“领导”；论国法，铜钟可是上级哩。看来，“花狸虎”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了。“牛，牛，你牵走，这几槽牲口你都牵走，咱散伙，咱不过了！”李套老汉松了缰绳，不忍心再看“花狸虎”一眼，就坐在小板凳上，脸朝墙，哭起来。不多时，食堂屋后传来“哞哞”的牛叫声，他觉得那是“花狸虎”在叫他，好像一把刀剜着他的心，他眼前一黑，晕倒在草垛上。

几个社员把李套老汉抬到了家里。大队卫

生室的王先生，拄着棍，匆匆跑来，用指头掐住李套老汉的“人中穴”，差点掐出血来，老汉才睁开眼，把窝在心里的那口气吐了出来。

儿媳妇小声问：“爹，好些儿没？”

老公公只叹气，不吭声。

孙儿小囤儿趴在床头上：“爷，谁惹你啦？”

爷爷只叹气、不吭声。

王先生把铜钟家叫到外间，板着脸说：“人饿虚了，经不住急火攻心，没啥好方子，静养吧。”王先生叹口气，想着牛肉，拄着棍走了。

“花狸虎”已经被绳子捆住四条腿，卧倒在地上。它“哞哞”叫着，一双通人性的圆鼓鼓的眼睛，滴着蚕豆大的泪珠。它绝望地瞪着人们，好像在说：人啊，不要杀我，我还能犁地哩，七寸步犁也拉得动哩，杀了我，够你们吃几顿呢？李铜钟不忍心再往下看，悄悄离开了屠宰场。半路上，又忍不住勾回头，从拉起来的军大衣领子上看了“花狸虎”最后一眼。为了不让自己听见那“哞哞”的牛叫声，他拉下了棉帽耳朵。

铜钟听说爹晕倒了，急忙回家看爹。爹却偏过脸，对着墙，不理他。铜钟明白，爹是心疼“花狸虎”呀。记得是互助组转初级社那年，他带上复员费，跟爹去十里铺牲口市上牵回了这头牲口。俗话说，卖菜不卖筐，卖牲口不卖缰。他的复员费够买这头大牛。爹就到山货行货场上捡了一根草绳，爹笑着说这是“金缰”，就用这根“金缰”把牲口牵了回来。一进村，爹就指着这头身上有黑色条纹的大壮牛，向组员们夸说：“俺牵回来一头‘花狸虎’，你看它那腿，就是四根柱。”家里窄狭，没处喂牲口，爹就把牲口拴到外屋大梁上。夜里，“花狸虎”啃断草绳，钻到里屋，吃了五斤棉花子儿、六斤半谷种，还把装谷种的一口新铁锅撞到地下，摔了八瓣。“中，中。”爹又摸着胡子夸说，“好吃手，准是好套活。”转社时，爹叫翠英用扭秧歌用的红彩绸，结了个大绣球，挂在牛角上。爹又把一床新铺盖搭在牛

背上，骄傲地牵着牛在村里游行，拐弯抹角走了四四一十六条胡同，才来到新盖起的饲养室。从此，他跟牛都在那里住下，度过了七个寒暑。如今，槽上虽说添了十几头大牲口，可爹对“花狸虎”总是有点偏心，他时常抚着牛背，说：“社会主义是辆车，靠它拉的头一程。”

眼下，铜钟站在爹跟前，抱愧地说：“爹，‘花狸虎’岁口嫌老些儿，……”

“不说这，不说这，……”爹的胡子哆嗦着。

“爹，等来年丰收后，我还您牲口，……”

“不说这，不说这，……”两行眼泪从爹的眼角里涌出来。

“爹，你是说？……”

“我是说，……”爹用胳膊撑起上半身，直愣愣地望着儿子，小声问：“你对爹说实话，……党还要咱不要啦？……”爹忽然咬住被角，瘦削的肩膀猛烈地抽动起来。

“党要咱，党要咱。”铜钟抑止了内心的激动，凄然地说，“党不知道咱忍饥。……”

“那就好，那就好！”爹又挣扎着坐起来，哀怜地望着儿子，说：“那你这当支书的，万万不敢躺下，万万不敢。你没看看？乡亲们忍饥受饿，也没一人逃荒，没一句怨言，那为啥？就因为对党信得过。孩子，四五百口人的死活搁在你身上。爹知道，你肚里也没装一粒粮食子儿，你要是饿得受不住，就想想民国三十一年是咋过来的。想想你那死在逃荒路上的娘，说啥也要把全村人领过这一春天。孩子，爹求你……求你！”

铜钟“扑通”跪在爹面前，眼里噙着泪说：“爹，孩子我记住这话。”

四 吹牛不报税

牛肉过了秤，连杂碎在内，一口人九两零三钱。为了把牛肉公平合理地装到社员肚子里，大队决定分肉到户。食堂里剩下的白菜、

萝卜和烧煤，跟牛肉一起，连夜分了下去。时兴了一年多的集体食堂不声不响地解散了。李家寨一百二十多家农舍里，已经生起煤火，响起了开水滚锅声。“花狸虎”跟另外几头老牛一起，在一百多个砂锅、铜盆、搪瓷碗里冒着热气，就要为人们尽着最后的义务了。

“我不吃，我吃不下。”大队长张双喜像下神一样闭着眼，盘腿坐在煤火台上，推开了女人端给他的青釉大瓷碗。

女人问：“你是跟谁怄气？”

张双喜忽然扬起巴掌，“噼啪”地打着自己的脸，说：“我跟它，我跟它！”

女人惊慌地按住他的手，说：“老天爷，这是你的脸！”

“我就打它！”张双喜又打着嘴说，“我叫你说瞎话，我叫你说瞎话！……你虚报产量，叫全村人跟着受累！……”这个四十岁出头的小个子庄稼人打着、骂着，把嘴撇得像瓢一样，十分痛心地哭起来。

张双喜那两片薄薄的被旱烟熏得发黄的嘴，并不是生来就有说瞎话的爱好。他传染上这种像感冒一样使人头脑发烧、嗓门发痒的流行病，是在公元一九五八年。

那年麦子收罢，张双喜跟铜钟、崔文去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那时节，省报印着红字的“号外”——张双喜把它叫做“外号”的，正在连续放射亩产小麦三千七百多斤、五千三百多斤以至八千七百多斤的丰收“卫星”，宣扬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跃进哲学和哲学的跃进。这样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批驳了“保守派”、“摇头派”、“秋后算账派”的种种谬论。

那年麦季，这个县尽管获得了空前的丰收，而且有了一个明年把粮食产量提高百分之五十一·五的持续跃进规划，但在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这个县还是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啊，持续跃进的步伐落后于形势的需要啊，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估计不足啊，等等，等等。

面对着地委的批评和“党报的‘号外’”，县委书记田振山跟县委其他领导同志，怀疑自己是大大地落后了。他们感到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地，正在报喜的锣鼓声中震动、沸腾的土地，说不定当真到了马克思老人家说的“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他们诚恳地反了自己的右倾，按照地委布置下来的指标，在三级干部会上宣布了一个“一年‘上纲’、两年‘过江’”的规划。

“带头书记”杨文秀早已摸透了上级意图，他立即在大会发言中宣布：十里铺公社一年“过江”，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他引用一首据说是十里铺的民谣，描绘了共产主义的幸福情景。可惜那时文化部门正开展着“全民皆诗人”的群众运动，由于都成了诗人，这首民谣的作者也就无从查考，有些诗句也已湮没在诗歌的汪洋中。有幸得到杨文秀的引用而流传下来的，只有这样几个警句：

咱吃蒸馍，蘸白糖，

你看咱过的瓢不瓢！

咱穿呢子，大皮靴，

你看咱过的得不得！

咱乘火箭，坐飞船，

你看咱过的中不中！

田振山在台上连连点头，说：“中，中！”

台下，张双喜却向李铜钟耳语：“咱赶紧出去躲躲吧，一会儿把房顶吹塌了，别砸住咱！”

李铜钟坐着没动，他紧皱眉头，不住地用“号外”纸卷着烟卷，像一个愤怒的火车头，喷出一缕缕呛人的浓烟。

大组会上，要各队报规划时，队干部都变得格外谦虚，互相推诿着，谁也不打头一炮。杨文秀知道张双喜口齿伶俐，讲话煽动性强，眼下又是特别需要这种煽动性的时候，于是，他点名让张双喜发言。张双喜却用巴掌捂住半边脸，从牙缝里“丝丝”地吸着风说：“书记，我牙疼。”杨文秀鼓励他说：“不需要长篇大论，只要说到点子上，有个态度就行。”又带头鼓掌，“欢迎欢迎！”张双喜不得不站了起

来，而一旦站起来，说话就不由自己了，只见他咳嗽两声，清了嗓门，大声吆喝道：“那就长话短说，我跟俺支书、会计商量的，俺大队老落后，一年上不了‘缸’，只能上‘盆儿’，还是那二号盆儿。”在人们的哄笑声中，他露出最正经、最认真不过的神色，望着屋顶说，“啥时候‘过江’哩？等俺爬到‘缸’沿上，吸袋烟，看看再说。”连那些最不爱笑的庄稼人，也都前仰后合，笑出了眼泪。张双喜神色庄严地坐回到半截砖头上，小声问铜钟：“啥样？”铜钟捅他一拳，说：“大实话，是咱庄稼人的大实话。”崔文却踢了踢双喜的脚，往台上努了努嘴。只见杨文秀瞪眼望着他们，紫涨着脸，气得像吹猪一样。

谁能料到呢？李家寨就这样变成了右倾的典型。杨文秀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上缸”和“上盆儿”之争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十里铺公社的集中表现；所谓“上盆儿”，实质上表现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二流子的懒惰性，摇头派的摇摆性，保守派的顽固性。宣扬“上盆儿”论的人必须转变立场，首先在思想觉悟上来一个跃进，从“盆儿”上跃到“缸”上。

散会回来时，爱唱路戏的张双喜变成了哑巴。

崔文抱怨他：“双喜哥，你发言咋不讲点策略？反正，吹牛不报税。”

铜钟说：“我拥护双喜哥的发言，共产党为群众办事，就得石片子捣石臼——石（实）打石（实），不要嘴把式。”

双喜说：“反正，往后我嘴上贴封条，嘴角再站俩把门儿的。”

但是，五八年以后运动多，三天两头要汇报运动情况。李铜钟的假腿没有张双喜的真腿好使唤，上公社汇报的任务，就像灾难一样落在张双喜的头上。

在爱国卫生运动评比大会上，开始学了一点“发言策略”的队干部们，有的说做到了“几净几光”，有的说几“臭”变成了几“香”。张双喜搁心里说：“天冷偏烤湿柴火——对着吹吧。”轮到张双喜汇报，杨文秀瞟他一眼说：

“好，这一回又看李家寨的了。”张双喜憋了一肚子气，决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报复。他小声咳嗽着，用那种站不到人前的后进队长的胆怯声调，谦卑地说：“俺李家寨卫生运动也老落后，站不到人前头。可经过领导帮扶，向先进看齐，俺那才上碾的小毛驴儿总算养成了刷牙的习惯。……”真是语惊四座，使得外队的所有汇报统统黯然失色了。张双喜看见杨文秀露出惊异的神色，暗暗拧开了钢笔帽，就不由地感到一种快意，一种进行了一次小小报复的快意。他想着小毛驴儿摇着头刷牙的模样，便忍不住“吃”地笑了。几十张有胡子和没有胡子的嘴巴几乎是同时咧开，哈哈大笑起来。

“静静！”杨文秀用钢笔杆儿敲着桌子，问道，“小毛驴怎样养成了刷牙的习惯，怎见得它养成了这良好的习惯？”

这倒是一个难题。张双喜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中文系，却不乏形象思维的能力，他说道：“今儿清早我去三队饲养室，正碰上二夯家牵着那头白眼窝小叫驴儿走亲戚，小驴儿‘奔儿夯、奔儿夯’直叫唤，就是不跟她走。鞭抽它，它不走，鞭杆儿捣它，它不走。二夯家问那小驴儿：‘你是惊住啦？吓住啦？’驴摇摇头；又问：‘你是缺草啦？缺料啦？’驴又摇摇头；‘那你到底有啥心事？’小驴儿仰着下巴颏，朝着二夯家直龇牙。二夯家吓得包袱丢地下，扯直嗓子直喊叫：‘哎呀套叔，您的驴咬俺哩！’饲养员李套老汉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来，看见小驴儿正龇牙，就对二夯家说：‘别怕，她嫂子，它不是咬你，它是怪我慌张，没给它刷牙。’李套老汉把小驴儿牵回去，一盆净水，一把刷子，都是消过毒的，给小驴儿上牙刷三遭，下牙刷三遭，牙槽里刷三遭，刷够三三见九这个数，才把缰绳递给二夯家，往驴腿上拍一巴掌，说：‘走吧。’小驴儿就打了个响鼻儿，乖乖儿地跟二夯家走了，一路上尥着蹶子直撒欢儿。”张双喜擦去由于紧张的形象思维而在鼻尖上沁出的汗珠，朝杨文秀一摊手，说：“就这。”

杨文秀急急地往本子上记着，问道：“给

牲口刷牙有哪些好处？”

这一回，张双喜运用逻辑思维，答道：“免生口疮舌刺儿。”

张双喜的汇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诚惶诚恐地从杨文秀手里接过一面锦旗，上写：“卫生先锋”。但他一出公社门儿，就把锦旗掖到腰里。回到家，又把它塞到墙窟窿里，从来没向别人提过它。

从此，每逢汇报某个运动的开展情况而又有杨文秀在场的时候，不知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还是牛顿的惯性定律，就在张双喜的嘴上得到一再的证明。比如，汇报扫盲运动情况时，他说，李家寨有老俩口，都七十多岁了，夜里瞌睡少，老头就在老婆脊梁上划字儿，叫老婆认，直到鸡儿叫二遍。……汇报除“四害”运动情况时，他说，李家寨的猫娃饿得“喵喵”直叫唤，因为没老鼠吃了。只是消灭麻雀的成绩不老好，老祠堂屋檐底下有一窝麻雀漏了网，可等他拿着手电去掏窝，只摸了一手麻雀屎，原来这窝麻雀也搬家了。噢，这麻雀真是鬼能鬼能！

于是，杨文秀多次表扬了李家寨的转变，公社秘书小陶时常摇着电话机，喊叫：“喂喂，李家寨吗？双喜在不在？公社往县上写报告，杨书记特意交代，叫他再补充点活材料，活的！……”

每逢张双喜回了这样的电话，就像吃了蝇子一样吐着唾沫，对崔文说：“呸，真叫你说对了，吹牛就是不报税。”但他嘱咐崔文：“可不敢叫铜钟知道，他要知道了，不用破鞋底打我的嘴才怪。”

去年秋后，张双喜终于受到了吹牛的惩罚。

那是他去参加公社核产会的时候，一进公社大门，就看见影壁上画着一幅图表，最顶上画着火箭，依此类推，是飞机、汽车、牛车、乌龟，上写：“十里铺公社秋季产量评比图”。他想，我的身体不好，坐火箭怕头晕，骑乌龟又老霉气。报产量时，他不往上挤，不往下

靠，向中等偏上的大队看齐，多报了十万斤总产，坐上“飞机”回来了。

李铜钟一听说坐上了这号“飞机”，就向张双喜发了一顿脾气。“双喜哥，你也学会卖嘴啦？这镜子里的烧饼十万斤，是叫工人吃，是叫解放军吃？党中央、毛主席叫咱鼓实劲，没叫咱吹糖人，你就是吹出个天堂，叫谁住？”李铜钟放了一通“上甘岭上的炮弹”以后，就跑到公社说：“把俺那产量减下十万斤，我情愿骑乌龟。”但他一去就是十天。在公社后院小楼上，他跟那些坐上“牛车”和“乌龟”的大队干部们一起，叫反了十天右倾。等他回来的时候，在公社“反瞒产”工作组指挥下，李家寨已经超额十万斤完成了秋粮征购任务。

眼下，张双喜照旧坐在煤火台上，像下神一样哭着、骂着：“你真混蛋，你不该坐那飞机！……”

五 老杠叔和他的钥匙

九两三钱肉能产生多少卡的热量呢？

断粮第七天，李铜钟跟王先生在全村挨门检查了一遍，他发现，李家寨四百九十多口人，就有四百九十多个浮肿病号。有百十口人已经挺在床上不会动弹了。王先生铁青着脸，用拐棍捣着地，对铜钟说：“要是这两天还不见粮食，你就组织专业队，上山刨墓坑吧！”

李铜钟探望的最后一家是“三堂总管”老杠叔。四天以前，老杠叔蹲在食堂库房里哭了一场以后，回家就病倒了。食堂库房里已经没有生的或熟的叫他操心，再也用不着一天十二遍地开门、锁门、出生、进熟、过秤、上账了。生活变得空虚而寂寞，支撑着他这把老骨头的精神支柱突然倾倒了。他躺在床上，掂着库房门上的那一串钥匙，长久端详着，“老伙计，咱得分手了。我不能带你去，那儿用不着你。……”

李铜钟和王先生来到老杠叔家门口，看见

门头挂的那块“光荣烈属”牌，止不住心里一阵难受，老杠叔的独生子是四四年跟皮司令走的，淮海战役时牺牲了，家里只剩下老俩口。这两位老人家比旁人更有权力过几天不知饥寒的日子啊！

李铜钟和王先生走进院子，正听见老杠叔在屋里喊叫：“花她娘，……人死如灯灭，还做那啥送老衣？……你要心疼我，……就拽一把棉花套子，叫我啃啃……啃啃……”

王先生听见这话，就像软瘫了一样，一下子蹲在老椿树底下的捶布石上，说：“这病人我不敢看，不敢看，看着老难受。……”

李铜钟一个人进屋了。老杠婶正用面布袋给老伴做送老衣，一见铜钟就哭了，她搬个小板凳，让铜钟坐下，说：“你叔眼看中不了，论说他活这六十多，也够他的了。俺啥也不想，只想他种了一辈子庄稼，管了一年多食堂，能叫他临走……临走有一把粮食子儿嚼嚼。……”

老杠叔在里屋听见这话，就责怪老伴说：“你没问铜钟吃的啥？我说铜钟，你就别听她瞎说，……你过来，叫我再看看你。”

李铜钟走进里屋，坐到床沿上，攥住老杠叔的手，说：“叔，怪我没能耐，叫您老人家受恁大委屈。……”

“不怨你，孩子，不怨你。”老杠叔温存地望着铜钟，从腰带上解下那串钥匙，捧在手里，说，“支部……群众信任我，……叫我管食堂一年七个月……零八天。……我老没材料，只会开开门、关关门，……办不了大事，……不能为你分忧。往后，再来了粮食，选个靠得住的，……把钥匙给他。”老杠叔嘴唇哆嗦着，手也哆嗦着，把钥匙塞到铜钟手里。

铜钟把钥匙还给老杠叔，说：“叔，说啥您也得熬过这两天。支部给田书记，就是来咱村搞土改的田政委，写了信，公社杨书记上县开会快来了。我约摸着，粮食该下来了。这钥匙，还得您管。”

这时候，王先生推门进来了，手里攥着一瓶鱼肝油丸，对老杠说：“哥，这是你大侄子

从湖北捎回来的西药丸，按西医说，这是那啥营养药，一天吃几丸，兴比那棉花套子强些儿。”他郑重地拧开瓶盖，倒出两粒，塞到老杠嘴里，又接过老杠婶端过来的一杯水，把药丸冲了下去。

大门外有人喊叫：“铜钟，铜钟，快快，……”随着话音，崔文跑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杨书记打电话，……叫你去公社，口粮……有办法啦！”

昏暗的屋子里好像“唰”地一下充满了光亮。李铜钟大步登登走出屋门时，老杠叔已经叫老伴扶着坐起来，把那串钥匙重新系在腰带上。

这一回，王先生不是用拐棍捣地，而是在地上划着圈儿说：“这比啥药都强！”

六 “这叫化学！”

杨文秀在他生着煤火的小西屋里接待了匆匆赶来的李铜钟。他取出夹在笔记本里的一封信，从眯细着的眼缝里逼视着李铜钟，问道：“这封信是你写给田书记的？”

“是我。”李铜钟向信上扫了一眼，看见一行粗大的铅笔字：“如情况属实，应抓紧解决。”

“李家寨当真没一点粮食啦？”

“这样吧，书记，”李铜钟凄苦地笑笑，说，“你去尝尝李家寨那饭，那清水萝卜饭，不叫你多吃，只吃三天。”

“不管有多大困难，公社给你们解决嘛。”杨文秀想，田振山把信转给他时，用那种困惑不解的目光审视着他，好像在说：啊？杨“带头”同志，你是这样带头的啊。这使他紧张而且懊恼。眼下，他把那封信折迭起来，装到衣兜里，说：“你就是不写这封信，公社也不会不解决；你写了这封信，照样还得公社解决嘛。”

“该解决了，书记。”

“那末，你说说，李家寨还有玉米皮、红薯秧吗？”

“你是说？……”李铜钟怔住了。

“红薯秧，玉米皮——包在玉米穗外边的那几片叶子。”

李铜钟寻思说：“玉米皮大部分垫圈沤粪了，红薯秧还有。”

“麦秸多不多？”

“麦秸？”

“对，麦秸。”

“麦秸不缺，牲口能吃到麦口。”

“这就好。”杨文秀像是丢了一桩心事，又对铜钟说，“走吧，我叫你看几样东西。”

“啥东西？”

“吃的。”

李铜钟跟着杨文秀，来到了会议室。只见柳树拐、椿树坪、竹竿园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和食堂司务长们，正围着会议桌制烟。公社秘书小陶已经把窗户上的雨搭卸下来，贴上了红纸，正用排笔蘸着黄颜色，写着“报喜”的最后一个“口”字。会议桌上，一溜儿摆着十几个八寸白瓷盘，盘上放着黑色、黄色、黑红色的块状、条状和圆锥形物体。

杨文秀对李铜钟说：“这次县委开会，传达了地委的精神，号召缺粮社、队大搞代食品，没等散会，我就提前回来，搞了试点。很成功，为解决缺粮问题找到了一条门路。”他指着盘子里的东西，宣布了世界上新出现的几个食物品种：“一口酥”玉米皮淀粉虚糕、“扯不断”红薯秧淀粉粉条、“将军盔”麦秸淀粉窝头，等等。他挨个儿地介绍了每一种代食品的原料、特点和优越性，那封“告急信”给他带来的紧张和苦恼，都被这些营养学方面的重大发明抛到九霄云外了。

李铜钟觉得他面前出现了奇迹，但他的右倾思想使他对这些奇迹有些疑问：“这是红薯秧、玉米皮做的？”

“你不信？”杨文秀拿起一块“一口酥”，送到李铜钟嘴上，说，“我请你吃饭，不收粮票，好就好在不收粮票。”

李铜钟掰下一块，细细品尝着。味觉告诉他，虽说有点发涩，可也没有太大的怪味；触

觉告诉他，虽说有点艮牙，却也咽得下去，听觉告诉他，嚼起来沙沙作响，可这是玉米皮做的哩，能跟八五粉比吗？他在懊恼，玉米皮不该铡碎垫圈。

按照杨文秀的指点，李铜钟口尝了第一种代食品。他觉得，那种“扯不断”淀粉粉条更接近粮食的味道，暗暗庆幸三个队的红薯秧还保存完好。

“铜钟同志，”杨文秀郑重地说，“李家寨的唯一出路，就是大搞代食品。抓住这一着，一盘死棋就下活了。”他发觉李铜钟脸上还蒙着一层疑云，又说，“这没有什么神秘嘛，不外乎把玉米皮、红薯秧煮煮、碾碾、沤沤、蒸蒸，起一点化学变化就是了。”最后，他加重语气说：“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要彻底打破在缺粮问题上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懒汉懦夫思想，迅速开展大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铜钟，事实证明，反右倾可以反出粮食，反出吃的，灵得很！”

李铜钟没有注意这个意味深长的警句，他完全被这些奇妙的代食品吸引住了，他要求说：“最好请先进队派人到俺李家寨指导指导，叫俺明天就吃上这‘一口酥’。”

杨文秀指着柳树拐大队党支部书记说：“石头，包给你了。”

刘石头跟李铜钟是老伙计，去年秋天，他俩都骑过“乌龟”，住过公社小楼。刘石头满口答应：“没问题，包你一学就会。”

“那咱眼下就细说细说。”李铜钟拉着刘石头，走出会议室，钻进了书记屋。他掏出小本儿，拧下钢笔帽，说：“俺队红薯秧还不少，你先说说红薯秧咋做粉条？”

刘石头瞪他一眼，说：“咋做，用粉芡做呗。”

“红薯秧能做粉芡？”

“咋不能？如今兴坑人。不光红薯秧能做粉芡，猪毛也能炸丸子。这叫化学！”

李铜钟觉得一瓢冷水从他头顶泼下来，但他还抱着一线希望，问：“那‘一口酥’？”

“掺了一半玉米面。”

“那‘将军盔’?”

“人吃了没一点益处，落个牲口没草吃。”

全部希望顿时化为灰烬。李铜钟好像受到谁的捉弄似的，愤懑地站了起来。他忽然想起，那年他病倒在逃荒路上，昏过去了，不知是谁用星星草捅他的鼻子，叫他打了三个喷嚏。……

“杨书记知道底细吗?”铜钟问石头。

“敢叫他知道?!”

“石头哥，你也学会哄人啦?”

“不哄他，他克咱；哄哄他，他舒坦。啥法儿哩!”

“石头，咱共产党不能这样胡来!”

刘石头把脸仰到李铜钟眼皮底下，说：“你看看，兄弟，你看看，我刘石头像那号说瞎话的人不像?……可我是属鼠的，听俺娘说，我生下来就胆小，十五岁那年，俺哥、俺姐架住我，我才敢看看死蛤蟆。打从年前咱俩住了公社小楼，我就落下个心跳的病，一见杨书记，心里就‘咚咚咚咚’，跟敲鼓一样。你没听人说?不怕苦，不怕累，就怕公社小楼上‘背靠背’。我算叫反右倾反怕了!”

李铜钟拉下棉帽耳朵，不愿再听下去。他很想痛哭一场，而终于没有哭出来。

公社大门外，响起了热闹的唢呐声和锣鼓声。杨文秀和椿树坪、竹竿园大队干部，还有十里铺的几个吹鼓手，站在一部“热特”拖拉机的拖车上，带着神奇的食品，去县委报喜了。

李铜钟忽然抓住刘石头的袄襟，推搡着他说：“石头哥，你去赶上他们，抓住他们，趴下磕个头说，咱都改了吧，我往后再不说瞎话，你们也别再逼着我说话，我求求你，求求你，看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面上，咱都改了吧，改了吧!”

刘石头吃惊地望着铜钟，突然蹲地下，捂住脸哭起来。

七 血红的指印

就这样回去，把绝望带给李家寨吗?李铜钟像一头愤怒而又疲惫的狮子，在公社门口的雪地里徘徊。他看见四百多双饿得发黄的眼睛，眼巴巴盯着李家寨东南的赶集路，他们的瘸腿支书将从这条路上回来，给他们带回吃的，而瘸腿支书要对他们说：“乡亲们，咱忍饥受饿，因为咱是傻子，不懂化学。……”

李铜钟啊，在社员们七天没吃一粒粮食子儿以后，你还有什么办法使他们免于死亡呢?你能叫麦苗儿今天夜里就起薅儿、明天清早就扬花儿、不到晌午就结子儿吗?你能叫“反瞒产”反走的十万斤粮食长上腿，回到李家寨吗?你能对社员们说，民国三十一年经验证明，北山裤裆沟里的白甘土可以当粮食吃吗?要不，你就狠狠心，说，乡亲们啊，可怜我这个一条腿的人没能耐，挑不动这副担子，请大家掂上打狗棍，自谋生路去吧。然后，你就把一级残废证装到玻璃框里，用竿儿举着，领着婆娘，娃娃，去荣军休养所要碗饭吃吧。

不能，不能，不能哩。要是世界上没有饥饿和寒冷，还要共产党做啥?共产党员李铜钟啊，你跑到鸭绿江那厢打狼，你瘸着一条腿回家，难道是为了在乡亲们最需要你的时候抛开他们吗?支部书记李铜钟啊，你这一辈子能有几回像今天这样检查你对人民的忠诚，考验你的党性啊!

李铜钟的胸膛里燃起了一场大火。只有那条必然给他带来严重后果而又不能不走的道路好走了。这条路走得通吗?他不知道。但他大步颠拐着，向西山脚下的靠山店粮站走去了。

在粮站里，一个一条胳膊的中年汉子，正爬在梯子上，用胳膊窝夹着扫帚把，用一只手挥动扫帚，清扫着库房上的积雪。他的动作是那样熟练，好像使用扫帚本来就是一只手的工作，而且要用左手。

这是李铜钟的战友——粮站主任朱老庆。

在朝鲜大水洞消灭美军二师三十八团的战斗中，他俩一个折了胳膊，一个断了腿。断了腿的给折了胳膊的包扎了伤口，折了胳膊的把断了腿的背到了急救站。后来，他们一起回国，进了荣誉军人休养所，又同样因为过不惯请吃坐穿的日子，一个复员务农，一个转业到了粮站。

“你好啊，司务长。”李铜钟站在梯子下面喊叫，用的是部队里的称呼。

一张发黄的长满黑胡茬子的脸庞从梯子上扭过来。“噢，是二班长，啥风把你吹来啦？”

“报告司务长，我来要饭吃。”李铜钟的表情是严肃的，毫无开玩笑的意思。

“你是说？……”

“我是说借点粮食。”

“这算啥话？借，借！”朱老庆摇着脑袋，从梯子上爬了下来。他发觉铜钟好像害着一场大病，只有他的眼睛还在闪耀着火一样的光亮。“铜钟啊，你朱大哥知道，农村口粮紧张，好赖我还穿着这四个兜的衣裳，旱涝保收，一个月少不了二十九斤口粮。一块窝窝，咱一掰两瓣儿。可你说啥？借，借！”他慢吞吞地说着，把铜钟领进了他的办公室兼住室，又慢吞吞走到煤火台后边，从一个木箱子里掂出半袋面，搁到桌子上，用命令的口气说：“掂去。”

李铜钟推开面布袋，“这不够。我是说，借你这大仓里的粮食，五万斤。”

像火烧屁股一样，朱老庆“噌”地站起来，直愣愣地盯着铜钟，“你说啥？”

“仓库里的粮食，借给我五万斤。”一个字就是一颗炸弹。

朱老庆又“通”地坐在椅子上。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耳朵没有毛病，关紧屋门，说：“铜钟，你是神经上出了毛病？咱粮站可没有这规矩。”

“这我知道。”李铜钟把棉帽摔到桌子上。“老朱，李家寨四百九十多口，断粮七天了，靠清水煮萝卜保命。党把这四百多口交给我，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等死！”

“啊！……”朱老庆瞪眼望着铜钟，呆住

了。

“要是李家寨都是懒虫，把地种荒了，那我就领着这四百九十多口，坐到北山沟上，张大嘴喝西北风去，那活该！可俺李家寨，都是那号最能受苦受累的‘受家’，谁个手上没有铜钱厚的老茧，谁个没有起早贪黑的跃进？他们侍候庄稼，就跟当娘的打扮他们的小闺女一样。我不是夸他们，自从土改到现在，穷乡亲们一个心眼儿扑在社会主义上，一滴汗水棒八瓣儿，一步一个深坑儿走过来，把山旮旯变成粮食囤儿，年年赶着大车，往你这仓库里送了几百万斤粮食。去年年景不好，大家还想着把细粮卖给国家，都是一等一的‘碧玛一号’。可有人‘反瞒产’反红了眼，把李家寨的口粮也挖走了。”李铜钟忽然站起来，指着窗外的库房，大声说：“就在那儿，就在那儿，那儿装着李家寨的口粮！”

“啊！……”朱老庆望着库房，小声惊叫着。

“打老日，打老蒋，抗美援朝，乡亲们把咱俩这样的苦孩子，牵马戴花交给党，去跟反动派拼命，咱俩回来了，可有不少好同志，回不来了。如今，我眼睁睁看着他们爹妈，……饿躺在床上，说：‘给我一把套子，叫我啃啃……啃啃……’”李铜钟发出了抑止不住的哽咽声，但他很快又控制了自己，逼视着朱老庆说：“老朱，你说，你是借不借？”

朱老庆毫无表情地回答：“我不借！”不知为什么，两眼泪却顺着他的鼻梁淌下来，挂在胡子上。然而，他的声音是无情的：“这是国家的粮食，保护它，像保护生命一样，是我的职责。”

“老朱，把麻绳给我。”

“干啥？”

“我要把你捆起来！”

两个战友虎视眈眈地对峙着。火光、炽烈的火光，在那双黑沉沉的眼睛里燃烧着、跳跃着。“老朱，我要的不是粮食，是党疼爱人民的心胸，是党跟咱鱼水难分的深情，是党老老实实、不吹不骗的传统。庄稼人想它、念它、